

[英] 昂诺娜·奥妮尔 著

闫欣 译

>>> BELIEVE

信 任

的

力 量

[英] 昂诺娜·奥妮尔 著

闫欣 译

信 任

的

Enora O'Neill

力 量

版贸核渝字(2014)第48号

A Question of Trust (Bounds of Justice) by Onora O' Neill

Copyright © Onora O' Neill 2002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通过成都同舟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引进,
由重庆出版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与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的力量 / (英) 昂诺娜·奥妮尔著; 闫欣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

书名原文: Bounds of Justice

ISBN 978-7-229-11413-8

I. ①信… II. ①昂… ②闫… III. ①社会公德—研究 IV. ①B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7556号

信任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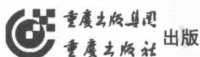
XINREN DE LILIANG

[英]昂诺娜·奥妮尔著 闫欣译

责任编辑: 郭莹莹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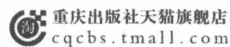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3.75 字数: 61千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413-8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日益蔓延的怀疑 \1

第二章
信任与恐惧 \24

第三章
责问 \47

第四章
信任与透明化 \68

第五章
行骗的执照 \87

第一章

日益蔓延的怀疑

民无信不立

孔子告诉他的弟子子贡，治理国家需要三样东西：兵、食与信^①。若事势穷蹙，难以兼得，必不得已，于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则先去兵，再次去食。信必须坚守到最后，因为：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思想至今仍然很有说服力。当塔利班武装失去信心而逃窜时，武器一点用也没有。如果政府和粮食配给制度受到人民的信赖，那么即使粮食短缺也不会动摇民心，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得到了印证。

不只是统治者和政府需要重视信任，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各行各业和各种机构都需要信任。我们需要它，因为我们需要能相信他人能做到言必行。因为我們也需要别人能相信我们能做到言必行。社

^① 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七。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有句话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①

^① Niklas Luhmann, *Trust*(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79), p.4.

信任危机

我们都需要信任，但是信任通常看起来都很难，也很冒险。每天我们都会从新闻中看到来自公众人物和政府官员、医院和考试委员会，企业和学校等的种种不值得信任的行为，让我们觉得我们正在面对日益加剧的信任危机。每天我们也会看到企业、专家、公务员和政客为了对让相信他们的人表现出更加负责的各种抱负和努力。然而，是不是从负责这个方面来改革就能解决我们的“信任危机”呢？

在接下来的五讲中，我将要讨论这些假设存在的危机和假设性的解决方案。我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讨论。信任危机的专家和代表人物主要是社会学家和新闻从业者：他们一直努力地寻找着那些

我们信任或不信任的人，尤其是那些我们嘴巴上“说”我们信任和不信任的人。他们制造了大量令人泄气的证据。来自各个领域的人们也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政治人物、学术界和新闻界都要大家更重视人权，要提高责任感和更透明化。如果这些就是我们“信任危机”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看到效果了。但恰恰相反，谴责的声音日益高涨了起来。

我希望能从哲学的层次但是我也希望很务实地来观察信任：这两者我相信是不冲突的。要怎么做才能让我们愿意信任别人？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足以让我们确信自己没有所信非人？作为社会基础的人权和民主我们能够信任吗？还是需要其他的条件才能够信任？在负责方面的变革究竟是加强了还是破坏了信任？

我立论的基础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守信。

煞费苦心地设计制度确保大家会信守承诺而不背叛信任，到最后其基础仍然还是——信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付出信任。“谁来保证‘保证者’？”这个古老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相反的，正因为所有的保证都不可能完美，才会需要信任。没有可信根源的保证是无用的，那些经过无尽冗长追溯到的却找不到信任的源头，也没什么价值。因此，信任既不能预作假设，也不能要求别人做出一个无懈可击的保证，更不能因为我们缺乏信任而借理性之名拒绝。那些我们已经得到保证或证明的事情，再去谈信任根本就是多余的，就像我们不需要信任“ $5 \times 11 = 55$ ”，或者“我们是活着的”，或者“每个人都是妈妈亲生的”，或者“太阳每天早上都会升起”这类的事情。

既然信任不得不建立在没有保证的基础上，有

时候误信也难免会发生：不是别人让我们失望，就是我们让别人失望。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基于信任的信任感和信任关系都会受到伤害。信用，时刻受到观测，很难建立，却可轻易被破坏。信用是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源，不要浪费它。

如果信任无法得到保证，我们就需要谨慎地付出信任。这很不容易做到。放羊的小孩谎称“狼来了”，最后让他失去了他的羊，然而若不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假警报，人们在最开始还是相信他的。欺骗和背叛通常都会得逞。卖国贼和恐怖分子、盗用公款者和欺诈者、伪造文书者和剽窃者、假承诺者和坐享利益者，他们往往都是先取得信任，然后再背叛信任。他们常常可以逍遥法外。食言背信在伊甸园时代就有了——只不过在那里不太行得通而已。在现代，这类事更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

而且通常都能得手。

虽然我们没办法诅咒那些背信者，把他们从天堂里逐出去，但是我们能够防止这些欺诈，只需要用精心设计的方法：我们制定和执行更高的标准。人权的需求是强加在法律上的，强加在机构上，强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合约上清晰和格式化的条款越来越精确。专业守则定义的专业职责也越来越精确。为了确保有值得信赖的成果，人们也同样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审查账户的会计，但是他们值得信赖吗？考官和阅卷员，但是他们值得信任吗？调查罪犯的警察，但是他们值得信赖吗？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被用来防范和侦测这些人背信的行为，从锁具和保险柜，密码和通行证，一直到针孔摄像机和精巧的防盗系统。这些防止滥用信任的努力是巨大的，无情的，而且昂贵的。但是效果却总是不

能让人满意。

有了这些措施，我们是否就开始重拾信任或降低怀疑了呢？社会学家和新闻媒体们的报道里几乎没有。他们宣称，我们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公共信心危机中，即使是我们最熟悉的机构和公务员们也在其中。不信任，似乎不仅是那些违法乱纪，破坏公认规矩的人，不只是恶棍和混混而已。不信任，已经扩散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而且大家都认为自己有怀疑的理由。报道说，公民不再相信政府、政治家、执政者、警察、法院或监狱。报道也同时认为，消费者也不再信任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或他们的产品。这些报道甚至认为根本没有人相信银行、保险公司或养老基金。病人也不再相信医生，尤其是不再相信医院或他们的医护人员，想想连环杀手哈罗德·希普曼医生。“失去信任”已经是我们这

个时代的老生常谈了。

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信任危机的存在？对英国的民意调查和类似的研究确实提供了很多系统性的证据。民意调查机构用严格的交叉分析谨慎地询问人们是否信任某个行业或公务员。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我们大多数的人会回答说：我们信任某个行业里的某些专家，但是不信任其他的专家。或我们信任某些公务员，但是不信任其他的公务员。我可能信任某位老师教我的小孩数学，但是不信任他教公民品德。我可能信任我的家庭医生为我的喉咙痛诊断并开药，但是不信任他来诊治我的心脏病。我可能信任在某家银行里存放活期存款，但是不信任在他们那里存放我的毕生积蓄。在回答这些问卷的时候，我们常常压抑这些真正的复杂的想法，不去考虑不同个人和团体之间的

差异性，只对他们各种行为的可靠程度作出一般平均值的判断。

我们依靠新闻媒体为我们分析这些问卷调查的结果和公布公共信任的指数。讽刺的是，这些问卷不断地告诉我们，在英国最不受信任的行业就是新闻媒体。对不起！新闻工作者们——至少报纸的新闻工作者们——基本上，可信赖的程度比政治家和执政者还差，比科学家和公务员差得更多，比起法官、牧师或医生更是差远了。

当然，公众对于同一领域不同成员也是有区分的。对护士和家庭医生的信任度比医院医师的高。对大学里的科研人员的信任也比工业界科研人员的高。对电视新闻主播的信任也比报纸记者的高。通常报纸会大幅刊登戏剧性的民调数字，尤其是那些暗示着极端不信任的统计数字，却很少讨论这些问

题与领域的分歧，遇到信任或信任度达到平均水准或高于的时候，也没有多做讨论。

主动信任

在英国的民意调查似乎都显示人们对公务员和许多组织的信任度都很低，而且还在不断的下降中。这些调查确实透露出社会的怀疑气氛。但是除此之外还告诉了我们什么吗？我们在接受调查时所表达的意见，是否包括了对别人付出的主动信任？尤其是对那些公务员、专家或组织我们是否主动地选择信任或拒绝信任？

我们主动付出信任方式的大量证据在我看来，可以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总是不断地对各行各业和组织的人付出着信任。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喝自来水厂供应的水，会吃超市销售和由普通农场生产的食物。我们几乎所有人会使用公路，或者，